

“宜兴美景入画来”摄影大赛 投稿邮箱:woxingwoshe@126.com



·参赛作品·

海内奇观张公洞 □荆溪子/摄

【域外风情】

看着手中的钱几万几万地少去,我原本高涨的情绪又开始渐渐低落下来:我这个千万富婆能做几天啊?

在伊朗做“千万富婆”

前几天,我被意大利总公司安排到了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分部里,在德黑兰下了飞机后,当地一位叫里斯的当地女同事负责接待了我,她把我带到分部为我安排的小寓所后就忙别的事情了。

因为我事先对伊朗也没有太多了解,出发时又偷懒,许多东西都没有带,所以一安顿好之后,我立刻就去了街上的一家商店里购物。商店不大,一个年轻姑娘站在柜台里为我提供服务。我好选歹选、零零碎碎地挑了一大包生活用品后,从口袋中掏出100美元叫那姑娘算钱,那姑娘噤声了一会儿按了一通键盘后说:“32万!”

“32万?”我被吓了一跳,凭我的外语能力,我相信不可能听错,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再问了一次。

“32万!”对方再次用清晰的口齿微笑着告诉我。

我原本以为我手中已经准备好了的这一百美元足以应付这包生活用品了,但没有想到竟然要32万!32万什么?美元?折合起人民币是多少?两三百万了吧!我买了这点生活常用品要花两三百万?这种生活水平,叫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正生活在人间!

我红着脸把这些商品往柜台上一放说:“抱歉,我不买了!”

那姑娘纳闷地问我:“是我的服务让你不满意吗?”

我连忙说:“不是!不是!是我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些商品!”

那姑娘看着我手中的钱,还是一副不解地表情,说:“可是,你手上的钱足够买下这些商品了啊!”那姑娘大概是看我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笑了笑对我说:“其实你直接用美元在这里购买商品还有些不方便”,说完她朝对面指了指说,“那里就是银行,你到银行里去兑换成我们当地的货币吧!”

随着她的指引,我来到对面的银行里,当我将口袋里仅有的1000美元递进兑换货币的窗口后不久,里面的工作人员拉起一个黑袋子,装了结结实实一大袋钱放回到窗口上。我连忙往边上一靠,想让出位置来方便别人取钱,但没有想到过了两分钟还没有人取走,这时里面的工作人员睁着一个大眼睛问我:“你还有事吗?”我说我只是兑换你们当地的钱,兑换好了我就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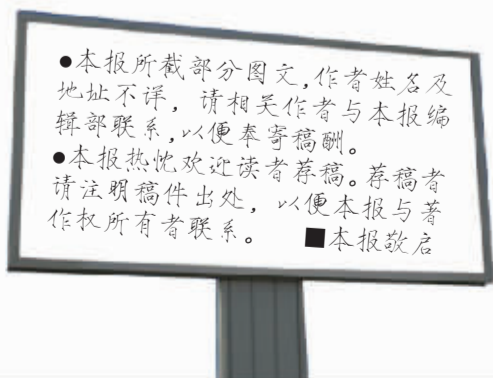
那位工作人员惊讶地看着我说:“已经放在这里了,1000万,你点一下!”

1000万?我的?我不知所措地机械地伸出手去,把袋口扯开一看,心跳顿时加快了。里面的工作人员叫我看不明白的地方先看一侧的汇率兑换表,我仔细一看才渐渐明白了过来,原来伊朗的本地货币叫里亚尔,而里亚尔这些年来一直贬值幅度很大,目前是一美元兑换1万里亚尔,所以,我刚才递进去的那1000美元很自然地换回了现在的1000万里亚尔。

天哪!我在伊朗竟然毫不费力地成为了千万富婆!我兴奋无比地跑去付了那32万购物款后,心情大好之下猛然涌出一股莫名的食欲,便走进了一家餐馆,点了两份伊朗著名的烤鸡块、烤鸡腿,结果到付钱时,人家竟然收了我6万里亚尔,也就相当于40来元人民币吧!初到异地,忍不住慢吞吞多走了几圈,不知不觉竟然分辨不出方向了,只能拦下一辆出租车,开到寓所楼下的时候,出租车打表显示的费用又到了5万里亚尔!

看着手中的钱几万几万地少去,我原本高涨的情绪又开始渐渐低落下来:我这个千万富婆能做几天啊?

■陈雪娟



【悟理思哲】

它们倒伏的模样,横陈排列的姿势,给人的并不是一种戚一种悲,而是经历风霜后的静谧,是经历繁茂后的洗炼素净……

残荷可看

清人张潮在其文选《幽梦影》中说:“花不可见其落,月不可见其沉”,美的残败和没落,总是令人伤感和悲痛的。所以才有了黛玉的洒泪葬花,所以才有了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吧。落拓的时景总是令人愁中添愁,悲中更悲。

我以为荷也是如此,初夏之时,新荷田田,莲花朵朵,茂密葳蕤,遍池连绵。绿的宛若碧玉,白的粉红的宛若彩霞。它们或如一群窈窕淑女撑开的柄柄翠伞,将自己的袅娜藏起来了;或如曼舞的仙姑,亭亭玉立,卓尔不群,清纯高洁,别有韵致。那是一种绝尘脱俗的美,来自天上仙境,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在夏日里,远远凝视,令人不禁心旷神怡,心醉神迷,默默敬畏无言,不肯离去,又不敢随便走近。这时,若蓦然念到入秋之后,眼前的美丽最终竟会剩了一池憔悴的残荷,在寒风中瘦瘦黑黑,枯枯萎萎地或伏或立,不免就要心悸怵栗,一阵窒息,不能再想。

因此,秋风起后,我是没有勇气敢于再去走过荷塘的,有时不得不贴近荷叶,也绝不敢抬起头来,正眼看一看原先满池碧绿的荷,该被这岁月的风尘摧残成怎样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就像不忍注视一位曾经风姿卓约,如今风烛残年皱纹如雕的落寞老妪。

前不久,观看一个摄影展,进了展厅,眼前却忽然一亮,醒目抢眼地跳出一组残荷的照片。黑白的影调,得心应手于天然。白的是水是天,是空是灵,水天一色,空灵自现;黑的是荷是莲,是光是影。或深沉凝重,宛在沉思默想的智者;或纤细修长,曲茎虬枝,如天鹅舞蹈的妙曼。水光潋潋,残荷自存。就是已倒伏于水的,也含蓄着一种让人为之震的力,仿佛这一枝残荷随时都要拔地而起,再度挺立于水天一色之间。它们倒伏的横样,横陈排列的姿势,给人的并不是一种戚一种悲,而是经历风霜后的静谧,是经历繁茂后的洗炼素净;是对灿烂生命最终回归的默默沉淀,是悟透生命后深刻的宁静。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只是简单的黑色和白色,只是浅淡和凝聚,显示了旷古的蕴含。这是一种怎样感人的美!

张潮还说“花不可见其落”呢,原来张潮是错了,我也错了。这残落的荷,又有什么不可以见呢?它让人想到生命原来便是如此:有辉煌就要有凋零,是自然的规律,只要我们顺应生命顺应自然,坦然地接受生命的不可逆,每一个阶段都自有它的美,让人欣赏和感悟,都存在着美的风骨。如果我们把握了,连死亡都会是美丽的。 ■罗海

在一切烂漫的孩子看来,这是他们某日某岁的生活照,可在那些遥隔童年之人看来,这却是他们很久以前的记忆,也是他们丢失了很多年的自己。

【青葱岁月】

画中童年

至今,我仍还保留着那张模糊的照片。也是因为这张极为久远的记忆,我对摄影,乃至对纸片的情愫都越发地无可明状,与日俱增。

明媚的午后,层云滚滚,一位少年静坐在杂草乱生的山冈上,双眼凝视着另外一位稍小的正奋力翻着跟头的少年。不远处的树顶,一轮烈日下方,一群呼啸的苍鹰扑扇着翅膀急急掠过。

在那样的时光中,苍鹰与少年本该是互不相干的事物。他们一者在天,一方于地,茫茫不可及乎。可在这一瞬间的记录上,他们却是那么地相似,不可割裂。

少年的眼头,少年的凝视,或许都只是为了一个如苍鹰般转瞬即逝的小小梦想。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途还要经历多少的波折。但是,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扎满了诸多哀伤。

有那么一些时日,我把这张照片封闭了。因为在大多数时候,它都只是让我徘徊于一股奔腾不歇的忧伤之中。繁茂的草,葳蕤的树,那么近又不可及,像一些消逝的旧事和已在心头日渐模糊的人儿。

再取出它时,猛然对着青天白日下的镜子,竟会不自觉地流泪。面目全非的自己,和这两位悠然的少年,有似曾相识过的吧?更或者,在恍惚的梦里碰过面,一起趴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捞过鱼,一起偷过冒出乡人篱笆的通红苹果,也许,还为某一件莫名的小事争吵过,两两背对,大骂不止。

当我望着无垠的野草发呆时,恍然看到,斑驳的树影下,隐藏着一个清瘦的孩童。他是那么小,那么模糊,以至于那么些年,我都不曾发现他的踪影,更是再无法分辨出他是男是女。

他高仰着头,两手抱住最矮的树枝,用力向下拉扯。树梢摇摆,枝干弯曲,蓊郁的叶与盲乱的草交织在一起,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再仔细一些,会发现他已是在挣扎。他不可能将这树干折断,尽管它是那么细小。他太过于瘦弱,毕竟,他只是孩子,不是少年。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够长大,能和那个凝视的少年,或是翻着跟头的少年一样,有宽阔的肩膀,结实的手臂。这样,他就能毫不费力地掰断这根树枝,用它来做一把牢靠的橡皮枪,一根威武生风的少林棍。

我断定,他该是一个男孩。只有男孩,才有如此要强倔强的性格。他们同在一片妖娆的山草之上,同在一轮刺眼的烈日之下,同在一群可望不可及的苍鹰双眼之中,可事实,他们却是三段不同形貌的时光。

时光让他们有着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忧伤,不同的梦想。在一切烂漫的孩子看来,这是他们某日某岁的生活照,可在那些遥隔童年之人看来,这却是他们很久以前的记忆,也是他们丢失了很多年的自己。 ■杨宝妹